

第六十五回 美二郎鬧喪打松勇 賢使女殉節愧文卿

話說欽天監報時辰已到，旗傘儀仗，由堂下直排至大門外，兩邊分列。階前兩面金鑼，一齊響動，皂隸吶喝，鼓樂齊鳴。又是九個大炮，請寶珠起身，八名僕婦服侍入棺，兩位夫人以下，一個個哭得死去還魂。文卿、松筠兩個，爬在棺上，痛哭流涕，松勇、墨卿等哭著扯著，將他們抱住。許夫人倒在地下，頭髮披在一邊，滿面流血。玉釵、喜紅，領著幾個丫鬟，攙扶寶珠的生母，暨寶林、銀屏，都哭得人事不知。

有人將棺中收拾好了，又放了多少奇珍異寶，凡他平日所愛的玩器，一概與他帶去。九炮升蓋，八名家人才抬上來，松筠上去，一把抱定，大叫道：「你們蓋起來，我就見不著我姐姐了！誰敢來蓋，我就要他的腦袋！」文卿也是不許。家人何敢違拗？又當不起松筠的神力，只好丟下了來。松勇、墨卿來勸，那裡肯依，二人倒又伏到棺邊上來。松筠喊道：「我二姐姐不曾死，你們攔他在這個裡做什麼？我接他回去。」說著，就要來抱寶珠。松勇著忙，就一把拉住，抱了過來。那邊文卿也說道：「當真沒有死嗎？我扶他起來。」又庵也拉住。

松勇按住松筠道：「二爺不要糊塗，這不是當耍的。」回頭向眾人道：「快蓋上。」家人答應，將蓋抬上去蓋好。松筠大怒，跳起身來，心頭火起，眼角流血，大罵道：「大膽的奴才，忘恩負義，你不虧我二姐姐，你這狗官從那裡來？你今天不還我二姐姐，我把性命結識你罷！」話音未了，一張頭號紫檀椅子在松勇頭上飛來，松勇一手接住，松筠已到面前，飛起右腳，就是一腿。松勇身子一偏，早已讓過，喊道：「爺別動手，有話同松勇慢講。今天讓人進來祭奠。」

松筠不聽，一拳又打來，松勇又避開去，還虧空林出來喝住。松筠直急了，向棺上就是一頭，道：「我來伺候姐姐了！」松勇忙上去扯，還是來得快，已碰得鮮血直流，不然，真個要腦分八瓣，銀屏忙著人扶他進房。文卿已死了過去，又庵同幾個家人抱他入內，救了好一會才醒。

外邊家人放下帷幔，設了香案，扶出文卿，立在幔外，紫雲跪在幔裡，叩謝眾人，先是百官進來祭奠，然後是同年門生，營官旗員，以及親戚朋友，一起一起的行禮，許、李兩公，立在堂前謝客，直到天晚，還未弔畢，又轟進一起人來，都是神機營的營員哨官，領軍隊長，都是隨征受過恩的，倒有好幾千人，盡皆掛孝，將府裡塞得滿滿的，裝不下去，由孝堂直排到門外，許多職員，大的立在前面，其餘都擠在後邊。

這些粗人，那裡知道禮節？一齊爬倒了叩頭，連門外都是跪的人，一個個伏在地下，放聲大哭，這片哭聲，驚天動地。哭了好一會，他們也不要人接待，站起身來，有職銜的在廳上坐了，餘外就散了去。又有些兵丁，抬了無數的銀錠紙鏢，將府門外燒得火燄山似的，大家一轟而散。松筠弟兄就請松夫人回去，許夫人也不好強留。夫人、寶林撫棺大慟，許夫人忍淚解勸，母女止了哭，叫了紫雲過來，吩咐一番。

紫雲滿眼垂淚，對夫人叩了個頭道：「太太回去了，紫雲就此謝謝太太罷。」又對寶林磕頭說道：「大小姐放心，小姐都有紫雲伺候，太太、大小姐保重要緊。」寶林道：「瞧你這光景，莫非有別的想法？小姐吩咐的話，你不可忘了。」夫人道：「癡丫頭，你有孕在身，都要保重，別胡思亂想的辜負小姐的心。」紫雲道：「太太說得是，紫雲知道。但紫雲也沒投奔了。」

夫人道：「孩子，你儘管放心，小姐雖死，我照常接待，候你小姐滿了七，我還叫你回去住幾天呢。」紫雲道：「太太，我還要去幹什麼？除非紫雲同了小姐回去瞧太太。」夫人道：「孩子，你盡講呆話，你小姐能回去倒好了。」紫雲道：「太太不必慮，紫雲自能尋他回來。」夫人道：「你少要混說，你傷心糊塗了。」

夫人、寶林、姨娘，翠鳳告辭，文卿忙來叩謝，許夫人也跪下來，夫人連忙還禮。許夫人又對寶林等拜謝，寶林一把拖住道：「太親母快別如此，不折壞我了嗎？」文卿與寶林等對拜了。夫人、寶林上轎，姨娘、翠鳳上車，夫人、文卿、紅鸞、銀屏、金鈴，玉釵直送出來，松筠、松蕃上馬跟隨。夫人回去就病了。許夫人送客回來，李夫人同眾女客都辭去，許夫人一一相送。金鈴、銀屏就住下了。

許夫人歇了一歇，又哭起來，紅鸞、銀屏等死命勸住，勸他進點飲食，仍是不吃。文卿親手供過晚膳，不覺又哭一場，就派了四名僕婦，在幔中守靈。夫人等也乏極了，回房躺在牀上歇息，流了一回淚，不覺昏昏的睡去。上下人等俱皆辛苦，七橫八豎，總睡熟了。

文卿在房中孤零零，踱了幾步，又淒淒慘慘立了一回。走進內間，綠雲、紅玉早已歸房，只有紫雲坐在妝台上飲泣。旁邊立著兩個丫鬟。文卿道：「你還不睡麼？」紫雲拭淚道：「我睡不著，你請自便。」文卿道：「你有孕在身，珍重為是。」紫雲歎道：「丫頭罷了，何足為奇。此刻姑老爺也過於小心了。」文卿垂淚道：「你也不必怨我，這都是氣數使然。」紫雲冷笑道：「怨不怨，已經如此了。」

文卿呆呆的坐了一坐，就倒在紫雲牀上。紫雲又哭了一回。吩咐小鬟退去，自己上牀一看，見文卿鼻息如雷，聽聽裡間套房，綠雲等都無動靜。此時紫雲氣哭交加，思念倍切，想起寶珠好處，又想想從前的日子，再想想未來的日子，心裡十分難受。主意已定，提起筆來，寫了兩首絕命詞：

杜鵑啼徹畫房空，一點殘燈慘淡紅。
不耐斷腸明月夜，梧桐庭院又秋風。
一腔心事總難言，灑盡斑斑血淚痕。
早向瑤台覓知己，青山何處弔芳魂？

紫雲走入正房，見漆幾銀缸，半明半暗，各處看了一遍，歎了幾聲，衣櫃書架排列依然，真個物在人亡，轉增傷感！紫雲芳心欲碎，珠淚不乾，顧影自憐，迴腸幾斷！又走進玻璃屏，流連感慨，止有空牀寂寂，繡幔沉沉，對此淒涼景況，熬不過痛苦傷心。衣架上順手取了一條綠汗巾，趕到堂前，蓮步輕移，柳眉微豎，看靈前一盞琉璃燈，閃閃灼灼，窗外一輪明月，四壁寒蟲，秋風吹來，夜涼如水，庭前梧葉蕭瑟有聲。

紫雲掀開幃幔，跨進裡邊，聽見那裡有些鼻息，紫雲伏在柩上，嚶嚶啼哭，說道：「小姐，你我十餘年相處，如同骨肉，賽過夫妻，我二人又何忍相離！小姐諒你也去得不遠，你等我一等，紫雲仍來伺候你了。」

抬頭一看，看見一根掛燈的繩索，紫雲點頭道：「很知趣，這就是我見小姐的個介紹。」卻好柩邊有張方桌，就輕輕拖了過來，又取一張方凳子站上去，還是夠不著，仍爬下來，尋了個小凳子墊腳，將汗巾打個活結，做成圈兒，就把那頭在燈鉤上扣緊，轉身歎了口氣，恨了一聲，伸頭套進圈裡，身子一側，兩腳懸空，掛將起來。正是：

輕盈可比趙飛燕，依烈還同虞美人。

再說那邊有四個僕婦伴靈，聽見哭聲隱隱，有一個驚醒，暗道：「不好了，大少奶奶回來了！」低聲喚那三個，都已睡熟。他見叫喚不醒別個，心裡害怕，蒙頭而臥，卻怕得睡不著。停了半晌，只聽得拍通一聲，如懸空物墜地，又象几凳倒了下來，這一響，把四個都驚醒了，齊問道：「什麼地方響？我們起來瞧瞧。」四人一齊起身，大著膽，點燈各處照了一遍。

到了幃幔處，先走的一個絆了一跤，將個燭台摔了多遠，忙爬起來，後邊人上前用燈一照，見紫雲白沫涎痰，睡倒在地，梁間頸上殘縴儼然。四個人舌頭都嚇硬了，大喊道：「了……了不得了！紫雲姑娘吊死了！」也不顧規矩，一直喊了進房。文卿、綠雲、紅玉同許多丫鬟都驚起來，聽見這個話，吃驚不小，綠雲、紅玉早哭出聲。大家奔出房一看，試了試已無聲息。

文卿頓了兩腳道：「罷了罷了，我行到什麼壞運了！」不覺放聲大哭。綠雲就要抱他進房，解去繩索，幸得紅玉有些見識，忙立住道：「身手還沒有涼，我才試心口裡還跳呢，不解繩子，或者還有救。且別動他，快請太太來商議。」這一陣哭鬧，後邊早已聽見，紅鸞著人來問，知道這事，同又庵忙趕出來，二人連稱可惜，不覺流下淚來。綠雲就教巫雲、湘雲進去稟明夫人。

兩個一進去敲開門，奔到上房，湘雲喊道：「不好了！太太，又是一條命，請太太呢！」夫人正在心疼頭痛，倚在牀上，喜紅在旁捶腿，聽見湘雲這一聲，魂飛天外，竟嚇呆了。喜紅罵道：「糊塗東西，什麼話快講明了，別大驚小怪的。」巫雲道：「紫雲姐姐吊死了！」

夫人心裡一酸，眼睛一綽，幾乎悶倒。喜紅忙在背上拍了兩下，夫人俯身，喜紅送上漱盂，夫人哇的一聲，吐出一口涎痰來，哭道：「紫雲孩子，你也來要我的性命，你這一著，催得我好狠！你主僕兩個人，好忍心呀！」

說著，跳下牀就走。喜紅道：「穿件衣服，外邊涼呢。」夫人道：「我死定了，不如快點子，還怕涼嗎？」喜紅順手取了件棉背心，披在夫人身上，夫人道：「我火都冒幾十丈了。」吩咐巫雲等提燈引路，扶著喜紅走進副宅。銀屏姊妹俱皆趕上來。

夫人看看紫雲，頓足捶胸，呼天搶地，只叫這日子一刻不能過了，竟頃刻逼死我才罷！綠雲道：「紅玉說心頭還跳，可以救呢。」夫人道：「何不早說，許順家的呢？」許順家答應走過來，細細一看，摸了一摸，對夫人道：「太太別哭，不妨事。」就坐在地下，抱起紫雲，又揀了兩個精細僕婦過來幫助，將紫雲堵住竅門，扶了坐起來，口對口度氣，慢慢解開汗巾，紫雲肚裡骨碌碌響了一陣，許順家道：「好了。」又取姜湯灌了幾口，紫雲醒轉，長歎一聲道：「走得我好辛苦呀，小姐到底那裡去了？」

夫人見紫雲舒醒，拭去淚痕，忙走上前道：「紫雲孩子，你那裡這麼呆？你嚇死太太了！你一個就是兩個呢。」紫雲也不開口，只是哭泣。夫人吩咐抱他進房，在他牀上躺下，夫人執著他的手勸道：「孩子，你小姐是個仙女，上天去了，你我凡人，就死也趕他不上。小姐吩咐的話，你忘了嗎？他的遺言，我是句句依的，你指日生個男孩子，我還有好處給你。我作了主，誰敢不依？你若鬧出亂子來，教我怎樣對得住死的呢？」

紫雲哭道：「太太恩典，紫雲殺身難報。但紫雲心上，只知道有個小姐，任什麼事都不在紫雲心上。況且富貴風光，小姐在日，帶掣紫雲，也享受夠了。」銀屏道：「紫雲姐，你這就不是了，你也不可辜負太太的心。就是你小姐，又怎樣吩咐你呢？他在天上也不安。今天就是他顯靈，不然這麼粗的汗巾，也會斷嗎？」

紅鸞、金鈴也在旁苦勸，紫雲只是流淚不言。文卿垂淚道：「你也可憐見我，你再死，教我更無生趣了！我亦復想死，不如同你和點子毒藥，我們一齊吃，一搭兒去尋你小姐。」紫雲冷笑一聲。

文卿歎道：「你主僕兩個，真是狠心。我和你相處也將一年，難道一點子情誼沒有？你只知道有小姐，不知道有丈夫了。你小姐雖死，你儘管放心，我還能象從前嗎？經了這番苦處，我做夢都害怕的，你人還不要緊？」夫人道：「聽見沒有？你也該放心了。」

紫雲聽了這番話，格外氣苦，怒道：「姑老爺快別如此！紫雲難道為自己計麼？如果這樣，不要說姑老爺對不住小姐，就連紫雲也對不住小姐了！」文卿哭道：「我原對不住你小姐，但我也追悔不及。我早知道他這點子壽命，他就給我氣受，我也願意，還敢逆他一分嗎？我現在抱恨的了不得。你再這光景，教我不要頃刻死麼？惟我最有一件終身忘不了他。」不知是件什麼事，且看下文分解。